

探訪客家社區

甫進入座落於靜謐山間的福隆里，一牆原木圍籬及斗大的字樣，便代替居民們昭示出這個小山城對來客的歡迎，恰如在地人最自豪的客家熱情。

以農為本的福隆社區位於台中市東勢區高嘴山一帶，近年來充分運用客家特色，在文教與保存傳統技藝方面，皆有豐碩成果。而這份不忘本的精神更拓展至目前福隆社區的努力目標：農業轉型。福隆社區發展協會成員期望能在此地扎根的居民們在對鄉土更有歸屬感之餘，也能享有更好的生活。

縫布當書 圖畫社區故事

以客家人為主要人口組成的福隆區，客家文化為其最大特色。目前除了依循客委會方案，向學童推廣客語之外，更由居民主動成立社區教室為小朋友朗誦鄉土故事、到校教授山歌傳唱、演奏客家絃，增加孩童對客家及原鄉的認同感。其中最亮眼的成果是全社區老、中、少三代動員，共同完成的社區故事布書「高嘴山下的家園」。

這本記述社區歷史的故事書由退休老師王豐盛構圖，經石角國小學生的童稚筆法重繪後，再交給媽媽教室的成員們數人認領一幅，一針一線慢慢縫製而成。除了列入社區珍藏的布本外，更印成紙本分發給福隆社區所有住戶，希望大家都能夠了解這片土地的故事，進而更珍惜得來不易的家園。

此外，社區教室更不時舉辦烹飪客家小炒、縫製花布抱枕等教學活動，鼓勵社區民眾一同將客家文化應用於日常生活中，而居民們的反應也相當熱烈。曾多次參與活動的陳媽媽表示，雖然她是嫁到此地的閩南媳婦，對於這樣充滿客家特色的集會，也會有很強烈的興趣想和大家一同動手做。

對於推行有成的客家特色營造，前福隆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曾光明表示，當初選擇以「客家」為發展主軸，並非為了方便行銷社區，或者獲得客委會補助，而是單純地希望這個八成以上居民都是客家人的家園，能夠發揚自己的傳統精神。曾光明提到，自己在家中對孩子們都只說客語，由此可見其推廣客家文化的決心。

童說客語 發揚傳統文化

目前在社區的石角國小內，已有不少學童通過客語認證，社區教室的客家小調教唱也常吸引大人、小孩一同前往。在原鄉文化推廣方面已頗有成效的福隆社區，下一個發展願景是使無汙染的生態農業在社區內普及化。

在許多農民轉種高經濟價值的梨、柿等水果的同時，福隆社區仍有老一輩的農人們堅持慣用的傳統耕種方式。曾光明及現任發展協會理事長劉興健在近年內積極提倡有機農

業，希望居民在了解自身文化的同時，也能享有更好的生活與環境品質。

提及社區內的生態農業發展，便不得不談福隆社區開始進行營造的契機。民國八十年的九二一地震後，社區內較老舊的泥磚屋都傾頹殆盡，居民們光想起重建都已心灰意亂，更別提如何有系統地營造新社區。

「當時大家根本不曉得什麼是社區營造，但在社區裡有塊未徵收的預定地，地震後荒廢了，地主也沒有要使用，我們幾個朋友看著看著覺得有點可惜，就有了想要去整建的心。」曾光明娓娓道出當初在摸索中開始營造的過程。

預定地的所有權人後來決定出租，他和幾位社區夥伴合資租下那塊約有一分的地，花了十五萬元清理雜草，將地劃分為社區菜園、內建生態池的兒童遊戲區，以及生態復育這三個公共區域，打算提供大家使用。

原經營肥料生意的曾光明負責將社區菜園的土地翻整，規劃為一畦一畦，首先開始試種蔬菜。但起先在震災後受汙染的土地地力貧瘠，種植成果不佳。後來，曾光明嘗試引進甘蔗渣、稻糠、稻草灰等肥份混和在土壤中，才終於種得漂亮，也吸引不少居民前來共同種植。

無償歡迎所有福隆人的社區菜園唯有幾項規定不容被打破，便是禁止使用化學肥料破壞生態，不能燒草以落實節能減碳。在這樣有機的農作環境中，許多居民都種出了心得、熱烈響應，也常聚在一起討論種菜的甘苦談。福隆社區最初的營造就在這樣的無心插柳下，有了些許斬獲。「當初我們根本不曉得這樣做就叫作社區營造。」曾光明笑著說道。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曾光明，同時擔任福隆社區中推廣生態農業的「果本山農組合」成員。（果本山農官方網頁/提供）

以這座社區菜園為開端，在此之後，更有幾位熱心里民提供私人土地與住宅成立社區共同廚房、媽媽教室等福利設施。在吸收日本「造町運動」觀念，於民國九十六年正式成立福隆社區發展協會後，更多對社區的未來充滿熱忱的成員們也找到了管道，加入為原鄉服務的行列。

雖無得天獨厚的豐富資源可發展景觀遊憩，也沒有來自政府的優渥補助支持營造，

但透過社區成員的共同努力，福隆社區在近年內積極提倡有機農

業，希望居民在了解自身文化的同時，也能享有更好的生活與環境品質。

提及社區內的生態農業發展，便不得不談福隆社區開始進行營造的契機。民國八十年的九二一地震後，社區內較老舊的泥磚屋都傾頹殆盡，居民們光想起重建都已心灰意亂，更別提如何有系統地營造新社區。

「當時大家根本不曉得什麼是社區營造，但在社區裡有塊未徵收的預定地，地震後荒廢了，地主也沒有要使用，我們幾個朋友看著看著覺得有點可惜，就有了想要去整建的心。」曾光明娓娓道出當初在摸索中開始營造的過程。

預定地的所有權人後來決定出租，他和幾位社區夥伴合資租下那塊約有一分的地，花了十五萬元清理雜草，將地劃分為社區菜園、內建生態池的兒童遊戲區，以及生態復育這三個公共區域，打算提供大家使用。

原經營肥料生意的曾光明負責將社區菜園的土地翻整，規劃為一畦一畦，首先開始試種蔬菜。但起先在震災後受汙染的土地地力貧瘠，種植成果不佳。後來，曾光明嘗試引進甘蔗渣、稻糠、稻草灰等肥份混和在土壤中，才終於種得漂亮，也吸引不少居民前來共同種植。



老庄頭，幸福新農業，興隆



座落於高嘴山腳下的東勢客家莊——福隆社區全景，聚居的型態使里民更便於互助合作、彼此連繫。（福隆社區官方部落格/提供）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曾光明，同時擔任福隆社區中推廣生態農業的「果本山農組合」成員。（果本山農官方網頁/提供）

以這座社區菜園為開端，在此之後，更有幾位熱心里民提供私人土地與住宅成立社區共同廚房、媽媽教室等福利設施。在吸收日本「造町運動」觀念，於民國九十六年正式成立福隆社區發展協會後，更多對社區的未來充滿熱忱的成員們也找到了管道，加入為原鄉服務的行列。

從無到有 自發社區營造

雖無得天獨厚的豐富資源可發展景觀遊憩，也沒有來自政府的優渥補助支持營造，

但透過社區成員的共同努力，福隆社區在近年內積極提倡有機農

業，希望居民在了解自身文化的同時，也能享有更好的生活與環境品質。

提及社區內的生態農業發展，便不得不談福隆社區開始進行營造的契機。民國八十年的九二一地震後，社區內較老舊的泥磚屋都傾頹殆盡，居民們光想起重建都已心灰意亂，更別提如何有系統地營造新社區。

「當時大家根本不曉得什麼是社區營造，但在社區裡有塊未徵收的預定地，地震後荒廢了，地主也沒有要使用，我們幾個朋友看著看著覺得有點可惜，就有了想要去整建的心。」曾光明娓娓道出當初在摸索中開始營造的過程。

預定地的所有權人後來決定出租，他和幾位社區夥伴合資租下那塊約有一分的地，花了十五萬元清理雜草，將地劃分為社區菜園、內建生態池的兒童遊戲區，以及生態復育這三個公共區域，打算提供大家使用。

原經營肥料生意的曾光明負責將社區菜園的土地翻整，規劃為一畦一畦，首先開始試種蔬菜。但起先在震災後受汙染的土地地力貧瘠，種植成果不佳。後來，曾光明嘗試引進甘蔗渣、稻糠、稻草灰等肥份混和在土壤中，才終於種得漂亮，也吸引不少居民前來共同種植。

無償歡迎所有福隆人的社區菜園唯有幾項規定不容被打破，便是禁止使用化學肥料破壞生態，不能燒草以落實節能減碳。在這樣有機的農作環境中，許多居民都種出了心得、熱烈響應，也常聚在一起討論種菜的甘苦談。福隆社區最初的營造就在這樣的無心插柳下，有了些許斬獲。「當初我們根本不曉得這樣做就叫作社區營造。」曾光明笑著說道。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曾光明，同時擔任福隆社區中推廣生態農業的「果本山農組合」成員。（果本山農官方網頁/提供）

以這座社區菜園為開端，在此之後，更有幾位熱心里民提供私人土地與住宅成立社區共同廚房、媽媽教室等福利設施。在吸收日本「造町運動」觀念，於民國九十六年正式成立福隆社區發展協會後，更多對社區的未來充滿熱忱的成員們也找到了管道，加入為原鄉服務的行列。

雖無得天獨厚的豐富資源可發展景觀遊憩，也沒有來自政府的優渥補助支持營造，

但透過社區成員的共同努力，福隆社區在近年內積極提倡有機農

業，希望居民在了解自身文化的同時，也能享有更好的生活與環境品質。

提及社區內的生態農業發展，便不得不談福隆社區開始進行營造的契機。民國八十年的九二一地震後，社區內較老舊的泥磚屋都傾頹殆盡，居民們光想起重建都已心灰意亂，更別提如何有系統地營造新社區。

「當時大家根本不曉得什麼是社區營造，但在社區裡有塊未徵收的預定地，地震後荒廢了，地主也沒有要使用，我們幾個朋友看著看著覺得有點可惜，就有了想要去整建的心。」曾光明娓娓道出當初在摸索中開始營造的過程。

預定地的所有權人後來決定出租，他和幾位社區夥伴合資租下那塊約有一分的地，花了十五萬元清理雜草，將地劃分為社區菜園、內建生態池的兒童遊戲區，以及生態復育這三個公共區域，打算提供大家使用。

原經營肥料生意的曾光明負責將社區菜園的土地翻整，規劃為一畦一畦，首先開始試種蔬菜。但起先在震災後受汙染的土地地力貧瘠，種植成果不佳。後來，曾光明嘗試引進甘蔗渣、稻糠、稻草灰等肥份混和在土壤中，才終於種得漂亮，也吸引不少居民前來共同種植。

無償歡迎所有福隆人的社區菜園唯有幾項規定不容被打破，便是禁止使用化學肥料破壞生態，不能燒草以落實節能減碳。在這樣有機的農作環境中，許多居民都種出了心得、熱烈響應，也常聚在一起討論種菜的甘苦談。福隆社區最初的營造就在這樣的無心插柳下，有了些許斬獲。「當初我們根本不曉得這樣做就叫作社區營造。」曾光明笑著說道。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曾光明，同時擔任福隆社區中推廣生態農業的「果本山農組合」成員。（果本山農官方網頁/提供）

以這座社區菜園為開端，在此之後，更有幾位熱心里民提供私人土地與住宅成立社區共同廚房、媽媽教室等福利設施。在吸收日本「造町運動」觀念，於民國九十六年正式成立福隆社區發展協會後，更多對社區的未來充滿熱忱的成員們也找到了管道，加入為原鄉服務的行列。

雖無得天獨厚的豐富資源可發展景觀遊憩，也沒有來自政府的優渥補助支持營造，

但透過社區成員的共同努力，福隆社區在近年內積極提倡有機農

業，希望居民在了解自身文化的同時，也能享有更好的生活與環境品質。

提及社區內的生態農業發展，便不得不談福隆社區開始進行營造的契機。民國八十年的九二一地震後，社區內較老舊的泥磚屋都傾頹殆盡，居民們光想起重建都已心灰意亂，更別提如何有系統地營造新社區。

「當時大家根本不曉得什麼是社區營造，但在社區裡有塊未徵收的預定地，地震後荒廢了，地主也沒有要使用，我們幾個朋友看著看著覺得有點可惜，就有了想要去整建的心。」曾光明娓娓道出當初在摸索中開始營造的過程。

探訪側記

自在愉快又順利

相較於多次約訪未果的同學，我想，我的訪問行程從開始，便是極順利的。循著網站上的電話聯絡福隆社區發展協會前理事長曾光明，表明了目的與身分後，他一口答應，並且很快訂下了確切的時間與地點。

與曾光明約好的地點「蜻蜓谷生態農場」位於福隆社區的附近山腰，巷道有些狹窄，下車後還得走上蜿蜒的山徑才能到達農場主人，即現任理事長劉興健的住處。

進屋後，女主人熱情的請我坐下、吃梨，讓原本戰戰兢兢的我鬆了一口氣。想像中嚴肅的訪問，就這樣有了個讓人自在的開端。在訪問曾光明的過程中，他詳盡回答每個問題，並從包包中拿出準備的書刊作為輔助。由於採訪是在客廳中進行，期間更有來串門子的福隆社區媽媽加入我們的訪談，而一旁做家務的女主人聽到有興致時，也會聊上幾句。

在將近訪談尾聲時，劉興健也結束工作加入談話，分享對生態農業的願景。最後，我們以一張在門庭前的合照結束這次行程。這場採訪對我而言，像是一次愉快的聚會，也使我深刻體會到盛情待客的客家本色。（陳怡均）

小檔案 福隆社區（台中市東勢區）

福隆社區位於台中東勢，社區內八成以上居民世代務農。作為客家特色濃厚的典型客庄，福隆社區於文化（製作社區故事布書、鼓勵講客語）、農產行銷（梨、甜柿）、生態保育（搶救老樹）及傳統工藝（木工、布藝班）等推動上都頗有成果。

福隆社區中大部分的建設都是憑藉著「自發」的精神，透過來自每位居民的一腔熱血撐起一片天。從無到有的傳統技藝班、生態菜園與社區教室，都以其存在見證了這個理想一如童話的社區營造故事。

被問及福隆社區最重要的客家特質是什麼，協會成員們都毫不猶豫地回答「熱情」。正是這份簡單樸實的熱忱，推動了這座山城在震災後的重生，也讓「吾愛吾鄉」的美好口號不再僅止於空談。

社區媽媽為學童朗誦以福隆社區故事為藍本的布書「高嘴山下的家園」，小朋友們反應熱烈。（農委會網站福隆社區/提供）



社區媽媽為學童朗誦以福隆社區故事為藍本的布書「高嘴山下的家園」，小朋友們反應熱烈。（農委會網站福隆社區/提供）

照門社區公園中的蝴蝶昆蟲生態區。（王彥琪/攝）



照門社區公園中象徵昆蟲復育成果的獨角仙模型。（王彥琪/攝）

位於新竹縣新埔鎮的照門社區，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客家人，是個典型的客家莊。插秧的清香瀰布在街道上，環顧四周，一群小朋友正在初體驗插秧的製作過程。其中一位突然喊道：「我已經成了一個道道地的客家人了！」一隻紅蜻蜓飛過，與花朵上的蝴蝶交錯飛翔，一起飛過製作插秧的孩童旁。這就是照門社區，客家與生態交融的富麗莊園。

蜻蜓蝴蝶戲舞 飛過插秧孩童

照門社區主要分為九芎湖、箭竹窩兩大部分，這兩大地區名稱的由來，是源自當地的地形與植物。照門為高低起伏的丘陵地，丘陵地的凹陷處則為早期居民集水、開墾之處，被居民稱為湖、窩。而當地有大量的九芎樹、箭竹，就依此命名。

客家人向來以米食為主食，而遇上節慶也會製作甜點招待親朋好友，並拿來祭祀，以求得庇佑。而米食文化則是在敬天地、祭鬼神及拜祖先等崇敬的態度發展而來的，經驗代代相傳，匯成客家人獨一無二的農村米食文化。而照門客家米食村則是在傳承客家米食的精神下發展而成的，例如「過水飯」是加水調和在來米粉，舀到抽屜狀的鐵板，並加上一些蘿蔔乾，再放到火上蒸煮，過去是母親做給小孩填飽肚子的料理之一。湯圓、米苔目、菜包等也是客家著名的米食。

搗茶葉做麻糬 推廣美食文化

除了米食外，更有搗茶、麻糬讓孩童親自體驗製作，讓他們更了解客家美食文化。在父母

→照門社區的溪流清澈，使蛙類、蜻蜓等可繁衍後代。（王彥琪/攝）



陳家農場有提供麻糬的製作體驗。（王彥琪/攝）

復育好寫照 富麗開大門

美妙。所謂「有水有生態」，照門處處都是水塘，使蜻蜓、青蛙等生態得以繁衍後代，而復育生態一直是社區發展的進程之一。民國八十九年在水保局的輔助下，陳家農場開始經營，並致力於復育獨角仙。在此之前，整個照門社區以農為本，種植高接梨、海梨柑、文旦柚等果樹。

陳家農場老闆娘彭春蓮表示，過去種植果樹外銷有很好的收入，所以當地幾乎每一戶人家都是以種水果為業。而為了確保水果的產量及品質，則會不斷的殺害獨角仙等會對果樹有害的昆蟲，使生態大大的受威脅，後經水保局的提點下，他們開始了解生態保育的重要，經過十幾年的復育，現在一到夏天便能看見一群群的獨角仙在果樹上覓食、交配。

蟬噪鳥鳴山幽 獨角仙回來了

獨角仙復育成功後，陳家農場將生態保育與觀光融合，開放某些特定地方，經由專員

引導讓遊客親近獨角仙，加上滿山遍野的蝴蝶、蜻蜓在上方飛翔，這些都是生態復育的成果，與自然共存，這些昆蟲已成為照門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照門里長林明學表示，水保局協助照門社區已好幾十年，然而水保局初進照門時，居民並不樂意與他們合作，認為他們為外來者；然而漸漸地，居民慢慢接受水保局的規畫，一個接一個有錢的出錢、有地的捐地，想賭一賭社區的未來是否能有更好的發展。

社區居民們一起同心協力使生態復育，例如種植許多蝴蝶食草植物，使蝴蝶得以在不同的食草上產卵、孵化成幼蟲、成蛹、羽化。經過多年的努力，已逐漸看見生態的復育成果，讓居民們看見昔日「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的日子。在生態保存的前提下，照門社區也適度的發展觀光，推廣客家小吃、生態。

然而，民國八十八年起當地的青裡溪卻遭友達、華映兩家高科技公司排放廢水，民國九十三年至九十五年並導致青裡溪從少有的甲級水體變成中度污染，溪裡的魚蝦暴斃，當地居民也在陰天或半夜時常聞到發酵酸味，觸碰到溪裡的水甚至會皮膚發癢。居民要求環保局檢查，得到的結論卻永遠是「只有輕度污染，沒有重金屬」。然而經專家進一步檢測，卻發現水中含有美國環保署認定為致癌物的PFOA。

廢水污染溪流 居民怒抗爭

居民極力抗爭，欲守護青裡溪，企業終於決定將廢水改排桃園老街溪，理由是「反正老街溪已介於中度嚴重污染」，但企業仍否認所排之廢水會使環境汙染，甚至對外澄清水很乾淨，但因下游有取水口才改排。環保署在民國九十八年決議三年內廢水改排，然而至今政府仍未履行諾言，為維護青裡溪的水源及照門的生態，居民仍在持續抗爭中。

在水保局及照門社區居民的努力下，照門的生態已漸漸復育成功。然而友達、華映兩家高科技公司廢水卻至今仍未改排，在未來，是否還能看見孩子追逐成群的蝴蝶？觀察好不容易復育成功的獨角仙？或者是否還能聽見孩子天真地喊道：「媽媽，我以後也想當蜻蜓，牠們可以在天上和好多朋友飛來飛去，感覺好快樂哦！」

青裡溪的未來，就等於是這群孩子的未來。現在，當地居民仍在為自己孩子的未來打拚，想辦法讓政府聽見自己的心聲，向各個機關表達當地現在的處境，每個人都期待廢水改排的那一天，為了讓自己的後代也能感受生態之美。

功時的喜悅感，也體會到了青裡溪遭汙染時當地的無奈與憤恨。種種的感覺，似乎讓我更親近照門社區。（王彥琪）

探訪側記

保育有成 喜 污染威脅

照門社區的人真的很熱情！第一次撥電話給里長林明學時，雖然他在外參訪，卻當場表示他願意接受採訪，並且在前一天再打電話約他就可以了。陳家農場老闆娘也是，一接到我的訪談電話時，就直接說只要時間約好就可以了耶！

當天早上採訪時，里長早早就到了訪談地點。採訪時由於要錄音，他還把原本在那裏喝茶聊天的親朋好友們請出去，以免錄到雜音。里長跟我訴說了很多照門的發展歷程，也講了青裡溪遭到廢水排放的無奈。每一字每一句，我都細細地記著。

下午是採訪陳家農場，我提早了兩個小時到，原本想說在那裏散散步、喝喝茶等待訪談時間到來。但老闆娘卻主動來招呼我，怕我等太久。老闆娘熱情地表示，反正是非假日，客人比較不多，所以提早接受採訪沒關係，老闆娘真的好親切！悠閒的午後，老闆娘告訴我照門及陳家農場的發展歷程，並再三強調，真的很感謝水保局請來的庶民文化工作室林漢泉老師，多虧了他的指點，陳家農場才能了解復育獨角仙的重要與效益。

這次的採訪，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生態復育成

功時的喜悅感，也體會到了青裡溪遭汙染時當地的無奈與憤恨。種種的感覺，似乎讓我更親近照門社區。（王彥琪）

照門社區（新竹縣新埔鎮）

照門社區位於新竹縣新埔鎮，分為九芎湖與箭竹窩兩大區域。大部分的居民都為客家人，是個典型的客家莊。整個社區發展主要在兩個重心上，分別是客家美食及復育生態。一踏入照門，便能被香氣四溢的客家料理所吸引，四周環顧，還會發現許多蝴蝶、蜻蜓四處飛舞。

陳家農場成立於民國八十九年，在水保局的輔助下成功復育獨角仙。（王彥琪/攝）

陳家農場成立於民國八十九年，在水保局的輔助下成功復育獨角仙。（王彥琪/攝）